禮部志稿

二五

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不輕思宗社之至重思聖體之
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宮奉職則百斯男九
廟降祥本支百世實天下之大幸也然此在聖心一轉
移之間非求神奉佛之所能致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
所宜停罷阿吒哩之流惑世誣民所當斥回餘如府庫
金帛皆民膏髓不宜浪以費用諸作匠役無大勞效不
宜濫授官爵先儒真德秀有言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
安晏蟲草木亦得其所誠為至論伏望皇上奮發乾斷

言九事

一承平日久俗尚奢麗宜禁止服用違越者治之如律

一成化十七年以前京城內外勑賜寺觀至六百七十

三所後復增建以至西山等處相望不絶自古佛寺之

多未有過于此時者宜申嚴著令敢有增修請額及妄

稱復興古刹者罪之

一光祿寺正統間每歲牲數止四萬成化元年定數不

過十萬近又加十萬猶不足用且以豬易雞鵝民力益

困今除上供外乞查成化初例凡增派浪費悉宜停止
一大慈恩大能仁大隆善護國三寺番僧千餘法王七
人國師禪師多至數十廩餼膳夫供應不足況法王佛
子大國師例給金印用度擬于王者而其間又多中國
人冒濫為之宜令給事中御史覈其本出山番簇者聽
其去留冒濫者悉令還俗
一頃歲術士李文昌以養沙點銀之法誑罔不道已寘
之法如復有此輩悉宜斥逐

一令僧官善世以下九十八人道官真人以下一百三十餘人雖無廩禄亦濫名器况其死例有祭祀真人又例得銀印尤費國用宜覈其額設推舉者方許僉書死則與祭否則止令帶銜死亦不祭又教坊司官至五十餘人亦宜止令五人僉書其餘皆帶銜辦事

一自宫求進稱爲淨身人者動一二千人雖累加罪謫旋復收用若不痛懲無有紀極今各王府累求内使宜量以賜之否則仍發原籍原衛今後宜依先年枷項放

遣事例勿復收用

一工部歲辦鹿多光禄寺至以襍用而太常寺每歲供祭鹿俱大興宛平二縣買給每隻用銀多至十七八兩宜止于工部歲辦内擇用之

一各處歲辦藥材約有一十二萬餘斤積久陳腐今宜計足二年之用暫免一年採辦後視為例陝西山西河南旱灾尤甚歴年逋欠藥材悉宜宥免

上批答曰禁奢侈已行矣供應牲畜所司查奏節省法

后妃不過其寵則不明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不明第三曰天機令星不愛百姓聚興征徭則不明第四曰天權伐星號令不明則不明伏望祇畏天戒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遠寵幸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事講習克修厥德仍勅內外廷臣同加修省章下禮部禮部言其醜縷上陳亦憂國愛君之忠悃伏望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反躬自咎恐懼修省親儒講學正心修身聽政以時起居有節不恣

正德十年禮部右侍郎石珤上疏言去冬以來四郊無雪一月之間兩明繼食東作之始風霾輒興小民無知相視驚洶皇上體念天心哀憫元元敬慎聖躬協于神明申令廷臣同加修省禹湯之罪己不是過也自下詔迄今又累旬月雨師屯膏旱魃肆威狂飈震怒不悔于昔霾曀蔓曖無日無之畿輔地方視遠滋甚河南北數郡樹無完膚人民相食天之譴怒不息何以至此昔者冤婦釋而東海之雨作楚獄雪而鍾離之澍降劉焜之火

自去歲迄今四方頻告災青風潮水患之非常氛霾旱暵之繼作加以盜賊竊發小醜跳梁循省咎徵皆臣等不能將順德意病國厲民之所致也敢不痛懲已往思補將來凡于軍民利病吏治得失可以便宜興革者略以次第舉行其于事關重大者另各條具奏請外臣等復有一得之愚敢為九重之獻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言保終之難不可一日而或懈也竊覩陛下臨馭未幾政漸弗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兼以民貧財盡

賦重役繁嗟怨之聲足以上干和氣陛下可不惕然慎終如始以慰答天人之望歟臣等請試言之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望想至治比來百凡舉措多與詔旨背馳百司罔遵萬民失仰此詔令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陛下即位之初罷逐庸回任用耆舊内閣部院之間極一時名德之選蓋陛下在藩邸之時已先知諸臣之賢故用之而不疑如大學士楊廷和等嘗召見便殿詢以機務可謂信用得人矣記曰敬大臣則

不貽夫所謂敬者聽其言行其計不徒禮貌之而已也比聞諸司章奏或不關内閣票擬旨意或竟從中改師傅重臣諮詢疎濶至于緊切事情下同諸司疏請陛下徒荅温旨未見依從此必左右計竊政柄而讒言得行乎其間也蓋大臣必有自安之勢而後可以責其體國之忠人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遂其欲爲之志今貌敬而心疑名任而實阻則諸老臣者咸懐顧慮而有去志陛下欲誰與共理乎此任賢不能如初未慰天人

知也臣等竊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權不可一日移于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天子之獨運也以機務之繁多也設公卿以代理之慮視聽之壅蔽也設臺諫以糾察之股肱有托耳目有寄是謂政在朝廷主威重于九鼎國勢安于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然則內庭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名曰揔攬而權實移于下矣伏

望皇上上憂天命下悲人窮思闕

崩之警至于江南之人痾江西之虎佐鄖陽之牛禍層
見疊出尤為奇異豈惟近歲未有抑亦載籍罕覩稽諸
傳記考其證驗皆陰陽失常陰盛陽衰所致請推理論
之以上下言則君道為陽臣道為陰豈乾綱下移而威
柄或不自上出歟以人品言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豈
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親小人在列歟以天下
言則中國為陽四夷為陰豈兵政廢弛而内治不修夷
狄侵陵而外攘無方歟以治道言則德教為陽刑法為

之章奏則天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為所惑仍戒飭諸司官守修職言責納忠凡朝廷政事之缺失所當汲汲修改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所當汲汲救援者幾事至于遺賢之未甄舉忠直之未收録讒慝之未殄除幽滯之未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勿事因循勿懷顧忌陛下以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慨然聽受毅然施行大要以恤民固本為主民心順則天道和豈惟災變可消抑且禎祥可致此臣垂

盡之年感恩圖報之愚悃也第輔導之官論道爲職公
孤之任弘化所關古之人君多因災異策免公卿今在
廷大臣無如臣老憊者亦無如臣不職者遇災策免實
其所宜伏望皇上賜臣罷斥以警庶官然後委任忠良
協心匡濟庶幾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弭疏入上嘉納之

畏天修政疏

嘉靖十年禮部尚書李時以彗星見上言休咎之徵載
在洪範雖聖人猶且嚴之則災異之見不可諉之氣數

之適然而人君畏天修政之心有不容漫然而襲故者今京師夏月以來震雷殺人淫雨傷稼沿邊諸郡餓莩盈途盜賊橫發乃是月乙巳夜彗星復見東井陛下一聞占候之言即惕然不寧勑下禮官講求至理敬天之誠深宮弗替比古帝王克謹天戒之心也臣等不諳象緯之學固不能旁引曲證如京房劉向之徒以瀆天聽然天人相與之際則嘗聞之固不容文飾以欺陛下伏惟仰稽乾象俯順時宜檢察于萬幾之中以求因革舉

者亦徒事虛文耳已屢有旨不必第令大小百工同朕痛加修省以匡朕冲昧上回天意

飭虛文修省疏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禮部題該寧夏等處督撫巡按等官楊李等奏為類奏災異事各奏報所屬府州縣衛所地震等因通抄案呈到部臣等竊惟上天聰明苟無其故變不虛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宜恐懼修省則變災為福也陛下敬德祈天修道凝命其于弭災之

矣天下幸甚等因奉聖旨覽此奏前批委忽畧了天垂
眷愛災異羣方本自朕召敢不省懼但内外大小百工
均宜各加改悟以弭災沴勿得視為故事便通行示悉
欽此

陳言消變疏

萬厯二十二年禮部右侍郎馮琦題為懇乞謹天戒憫
人窮以保治安事臣等竊見九月中太白太陰同見于
午又聞狄道山崩成坑更于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大

宜散置天下譬如一身榮衛當流布一身若盡括肢體之血置之心腹之間四肢既已空虛心腹亦將脹懣又如仇世亨奏徐鼐掘墳一節事之有無誠難懸斷然以理論之豈有一墓而有黃金巨萬之理即使有之亦當先下撫按覈勘虛實分別首從先正其掘墓之罪而後以掘墓之物入官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嚴旨夕傳即有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攀及多人但有株連立見夷滅輦轂之下尚須

三覆萬里之外止憑單詞遂令狡猾至賤之流操此生殺至重之柄此風一唱誰不效尤何地不可為金穴何人不可為撲滿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奏而某某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傾府庫之藏豈無盡日窮天地之產寧有足時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等目前猶望其日減今日乃更患其日增不至民窮財盡釀成大亂必不肯止伏望皇上穆然深思超然遠覽上天可畏小民可憐

必早建儲闈以繫四海之望蓋國本定而人心有歸斯
宗廟尊而社稷益重此古今之通誼聖哲之宏圖也恭
惟我皇上仁孝格天聖神御世協氣蒸于萬類洪恩浹
于八埏是以九廟儲祥三靈薦祉篤生元子岐嶷夙成
蓋自詔命渙頒萬方欣戴固已仰前星之有耀慶主器
之得人矣迄今深宮傳養已踰六齡而鶴禁猶虛鴻名
未正上而兩宮聖母必屢裕後之懷下而四海臣民咸
切承祧之望臣等備員邦禮職掌攸關夙夜圖維不容

皇先期顒望今事已届期可不齋沐叩請於君父之前

查得萬歷十九年八月二十日皇上有旨云册立之事

著改於二十一年行旨哉王言蓋偶觸而云然非有意

于遷延也自奉有改期之旨而日月遞轉人情因望極

而嫌遲今歲月已臨人情又因望極而喜深矣且皇長

子十有二歲齒日長而德日新況值二十一年時之正

而春之首已經欽定謹用祇承大禮告成正惟今日吉

期已届豈容再延所當速為題請者也案呈到部為照

六齡耳于時仁聖皇太后睿齡正茂我穆宗皇帝曾不為之少待豈先帝故薄夫婦之誼哉思社稷為重不忍言情以宗祧為急不難割愛此固累朝之家法而前事之可師者也今待嫡之說一旦自皇上發之隱然成命而開屬階臣意兩宮聖母之心必有大不安于此舉者矣陛下篤念中宮以待嫡嗣之生盛德事也第使中宮而誕育有期可待也又使皇子而冑齒未長可待也今發祥之兆杳不可期而陛下必欲待之數年之後托中闈

集其迹幾無以自解雖爲君蒙訕大臣固所不辭然數
千里應召而來曾未浹月踰旬而已蒙不韙之疑如此
何以吏使之安意行志殫思極慮爲陛下宣賛于密勿
哉臣見錫爵之心大有不安于此舉者矣且昔皇長子
之初誕也陛下嘗昭告郊廟覃恩海宇主器之托默有
定矣今待之十二年乃忽有封王之命僅等于藩服之
稱雖陛下眷念中宫以爲有辭亦安能家置一口哉臣
見天下之心疑且慮焉有大不安于此舉者矣夫人君

世之釁端也然臣又計皇長子今十二齡矣未幾而且加冠又未幾而且大婚情竇一開則收攝不易衆好一啟則功力爲難此聖功所以貴在蒙養豫教所以成善

皇上試自反今日之聰明睿知獨高千古可以惕然悟惺然警矣臣愚不識忌諱敢披瀝肝膽從諸臣之後亦發狂言惟陛下矜其愚而採擇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請建儲疏

禮部儀制司郎中于孔兼謹題爲明旨久繫人心吉典欣

二十一年行各衙門不得又行瀆激以致延改欽此臣
捧誦明旨仰見天親之至愛倫序久彰冊立之遷延原
非本意止欲旨從中降不欲發自臣工以故萬歷二十
年終歲之中未敢有言及者今則二十一年矣皇言欽
定炳如日星臣司祇承信如著蔡敢不恭據以請且邇
者節慶上元正海宇同歡之日時惟孟月尤陽德方進
之辰伏乞皇上順天時以明主鬯之震器從人願以定
用事之長男特渙綸音擇期上請則國本安定不假羽

望於英斷之主也諏吉舉行惟皇上亟圖之不然中外臣工援明旨以瀆天聽皇上何辭以杜羣臣之口釋天下之疑乎臣不勝祈望懇切之至

請册立講學疏

禮部尚書羅萬化謹題為聖心因言即悟大典肇舉宜亟懇聖明特勑册立以便講學以定宗社大計事儀制司案呈看得帝王御宇必首建儲亦必蚤教諭三代之長靡不繇此我朝家法尤更昭然皇上君臨二十一年

學弘治五年三月冊立皇太子時年二歲至十一年三
月出閣講學歷考先朝未有不首行冊立者也若元子
之年則長矣冊立講學可不一時並舉以慰臣工之願
以安天下之心此皇上今日第一急務而輔臣當竭力
旋轉以贊其必行者伏乞皇上恪守舊章亟為俞允隨
勅下本部容臣等行欽天監前後擇日具儀以聞則數
年曠典一旦快覩其成而萬年丕基今日益衍其緒豈
非清朝一盛事哉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長而虛長必若無嫡而待之將置長子於何地而定儲於何年問曰然則無待嫡者乎答曰藩王有之祖訓職制條曰親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為王世子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為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未有嫡具庶子止為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子始立庶長子為王世子是藩王待嫡之例也問曰藩王可以待嫡而東宮不可以待嫡何與答曰是祖宗憂天下之深也宗藩無民社而重統緒故長

上所謂非光明正大道也葢中宮敵體皇上有子則巳子
為嫡庶子為庶無子則凡子皆子而長子即嫡何待拜
而後子乃為太子耶秦異人之拜華陽漢惠后之子少
帝典策所著指為厲階奈何以漢宋一二偶為之事為
國朝創一家法貽後世利幼抱養之釁耶問曰是無誰
知然則皇上曷為而權宜元輔曷為而曲引廷臣曷為
而固諍皇上曰彼誣元輔曰蒙謗意其有隱情歟幸畢
其說答曰皇上元輔之意廷臣何能知顧連署而爭累

章而懇非為皇上一旨非為元子一王非為元輔一身誠恐
作法自今流弊無已倘嗣此以還代無嫡出則代無東宮長
子非太子則凡子皆太子矣寧保無詐稱遺詔更為賜書如
趙高之禍秦者乎寧保無貪立幼年禁中定策如閻顯之
禍漢者乎寧保無積愛成嫌投懷希寵覬覦儲位如魏王
泰之伺承乾乎寧保無秘語不售搆獄株連危言惑上如
李林甫之誤玄宗乎寧保無片紙出宮中乘其倉猝援立所
善如司馬光之所慮者乎寧保無羣小窺伺耳屬于垣樹功

藩邸如李泌之所懼者乎有一于此誰任其咎試使皇上而念及必不忍子孫有此元輔而念及必不忍皇上有此廷臣而念及必不忍皇上聖明元輔膺眷相與計安宗社而有此獨目前計也乎哉而觸忌諱甘斧鑕以爭也問曰然則奈中宮何答曰祖宗朝立長者非自今矣長子不過數歲即立立時宮中俱在盛年而當時不聞以嫡壓長晚年亦不以嫡出兩儲宮闈中自有家法皇上豈不明之且以一時宮闈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敵忍于萬

世宗社之計而不忍于一時宮闈之私情亦不敢皇上
豈宜以此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皇上易曰主器莫
若長子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孔子曰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賈誼曰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
子之善在于蚤諭教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
下震蕩奈何以天下為戲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兔走于
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楚多寵而嫡位無
主亂自此生魯漆女曰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魯國有難

英宗為太子韓琦力賛不疑帝竟付中書行不使宮人與知願皇上如太宗仁宗之斷元輔盡寇準韓琦之忠從外廷羣臣之望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請止並封疏

禮部儀制司郎中于孔兼謹題為建儲有旨聖諭倏更懇乞聖明仍行前旨以安人心事萬歷十九年八月皇上有旨云册立之事着改於二十一年行令喜屆期臣等恭呈本部尚書羅萬化等業已具題方在候旨倏于本

鐘鼓之樂必若文王之於太姒而後有嫡立嫡爲可望
也昔年皇上正位東宫年甫六歲比時仁聖皇太后方
在盛年穆宗莊皇帝曾不少待之豈薄于夫婦之倫哉
所重在宗社故所急在立儲此皇上身親目擊之事今
豈不在記憶中乎且臣聞中宫聖德比于太姒保護元
子過于已生皇上肯慨然册立無食前言則中宫之喜
建元儲必有甚於皇上之眷戀中宫者三復勑諭無非
至理無非至情臣下豈容私議然屢奉明旨今年册立

今日改封事體毋乃未妥乎此關臣職掌不得不言而又不敢不言蓋欲仰成君父之大信匪徒自明微臣之職分也伏惟皇上念地逼則嫌生恐釀將來之隱禍禮殊則分定可消覬覦之邪心宜申明舊旨兼行新諭建儲封王二事並舉如嘉靖十八年故事則上不失法祖之孝下可釋人心之疑詎非宗社無疆之福哉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請止並封疏

工部都水司主事岳元聲禮部儀制司主事顧允成張
納陛奏為聖諭驟頒中外駭聽敬矢愚忠誠懇乞聖明
急賜召見閣部大臣公集朝議條陳祖宗近事以遵寶
訓以重宗社大計事臣等於本月二十六日伏覩聖諭
偶集朝房一齊莊誦相顧狂惑及見大小臣工亦各相
顧錯愕計不知所為莫不動色告語謂冊立大典向来
朝臣寂然無敢條議激瀆聖聰止緣遵奉皇上萬歷十
九年冊立明旨着改於二十一年行茲已屆期欣逢盛

遂不能無疑或者皇上不諶諸閣臣竟自宣諭禮部以致宰臣不得封繳言臣不敢執奏而在廷諸臣徒自望風扼腕莫可誰何及聞人言嘖嘖封王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輔趙志臯張位並不得與聞而禮臣羅萬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等俱至錫爵私寓乃不得其一面始知今日之諭皇上正與錫爵一人議之臣等不至病狂喪心寧敢無言以負皇上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葢言公也况以宗廟社稷之計而可付之

一人之手乎皇上試清心而籌今日冊立一事其關係
何如者前而祖宗九廟之靈後而子孫億萬年無疆之
業近而四海臣民之注望遠而九夷八蠻之觀聽君子
小人之顧盼而趦趄宮闈近習之望風而承旨社稷安
危在此一舉皇上柰何易視之而閣臣柰何嘗試之也
臣且不敢危言以激皇上兼忤閣臣調停之意亦不敢
漫述漢宋故典及祖宗朝遠事以滋煩瀆褻體皇上法
祖一念直據世宗肅皇帝穆宗莊皇帝近事請皇上法

之世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禮臣具題故
實見在並未見三王並封之事而自皇上創見之臣故
知皇上必有不安于心也且聖諭大㫖惓惓以皇后生
子為言則皇上不記昔年正位東宮之日乎維時仁聖
皇太后亦在盛年而穆宗莊皇帝曾不設為未必然之
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皇上可思也臣等嘗伏
讀聖祖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宗社極慮後來聖子
神孫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賴之不然而虛借文

辭掩飾過舉至良法美意徒以藉奸臣而滋固寵也忠臣義士所飲血椎心寧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於地下矣伏乞皇上近思舊章亟念國本不為一朝一夕目前逢迎之便而為天下萬世圖久安長治之計則無如急召閣部院諸臣面議平臺仍將祖宗朝近事逐一查明唯在不欺皇上法祖至意臣心可副臣言非謬臣等無任激切悚慄之至

請止並封疏

微權妙筭非錫爵莫能迎合而錫爵此來預窺上意陰
陽其說籍口册立以消再來之疑附會册封以邀久相
之寵挾智用數是誠何心衆口嘖嘖謂此事非改于皇
上而改之者錫爵也臣寔傷之錫爵忠君愛國曾不思
宗廟社稷倚重儲君敵貴耦尊易生猜忌家丞乳保各
挾私腸母愛子驕炎涼立見忠臣藎輔所宜夙夜在心
而乃以一揭了事順指恐後畧無引經證古之數陳亟
為調擬傳宣之作用捐昭布之大信貽醖釀之隱憂詃

君以宗社生靈為重房闈之款洽非所論于朝廷賢后以母儀蒼赤為公元嗣之恩勤又何殊于己出是宜抑情以伸禮不當廢禮以任情也若三王並册則名位相敵恐開僭逼之門宮寮競榮則讒隙易生釁肇參商之漸患常起于微渺惟聖神明炳幾先憂每伏于無形惟蓋臣愚深曲突此不可以近慮慮之也倘後之聖子神孫借嫡儲之未育致儲位之久虛則萬世厲階豈不自今日始哉夫屢年之旨可改則今日之諭尤可改皇上

言滿耳斥之愈多惟在錫爵披露肝膽直任己咎竭一己之精神以聚衆寀寀之精神聚衆寀寀之精神以孚聖天子之精神自賛成建儲之外毋持兩端毋開一線則皇上之初心豈無惺然覺卓然定者哉廷議可也雖不廷議可也結明主之知則匡救當急叢衆人之議則洗别宜先苟諉其責於人而辭其咎于己則兩行人之召數千里之來何為者哉臣惓惓懇懇無非仰愛皇上欲成始終之大信俯惜元輔欲全始終之大忠也伏乞

而若黨又見皇上昔已改期近復改封故進言者疑之深發之驟而不自知其迹涉于訕也具忠君愛國之誠則均可諒者且聖諭有云若是認錯置朕何地紬繹斯旨則皇上之悔悟不隱然見言辭之表乎又云朕正為卿含忍欲商量别處之法臣等思之自册立之外更有何法可處乎竊謂停封見皇上之知過惟册立則復於無過矣少俟二三年又疑皇上之憚于改過惟仍於二十一年行則庶幾不貳過矣割持疑不決之心勿牽東而

顧其西癸淵衷獨斷之明勿既可而嫌其否今舉國以並封為非皇上業從之矣而舉國以册立為請皇上可獨寢之乎諸臣之言正所以全國體也全聖德也亦所以全輔臣也嘉祐間宋仁宗之立儲也命韓琦曰此事豈可使婦人知只中書行足矣書之青史於今頌焉臣願皇上以是為法而奮然行之則詔旨迅于雷霆聖意朗于星日皇長子安而中外之人心舉安矣臣禮官也若東宮不立則朝廷之大典終屬未修疏請不堅則臣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張仲芳